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原名：抗戰日報 | 第一五六一號

臨縣趙家石崖自發鬥爭

貧僱農奪回領導權

揭穿包庇封建的壞蛋面目

中農跟着貧僱農堅決鬥爭

（臨縣訊）趙家石崖的羣衆運動是在貧僱農參加了後續的鬥爭後，自發搞起來的。開始工作隊沒有去人，是由後續的貧僱農去聯絡，就找到劉生才、劉水才等貧僱農，這時沒有說明還是貧僱農小組，只是「咱們一夥夥」，這樣慢慢繼續發展，共發展到十六人，中間有了個別中農，後來達成三十來人，趕到半月工夫才召開了代表會議。選當中工作團沒有去。貧僱農作自己辦不了事，還以爲幹部有經驗，所以就請積極貧僱農幹事樊玉峯（本工），拉他來幫助，這人鬧得的挑起羣衆事實還不多，選代表時，於是把他選成代表，共選了四個代表。但在打倒惡霸富農成中才的成份時，起了爭論。會議確是貧僱農選劉生才等領導的開，但中隊長周應貴（上貧農）、農會幹部樊玉發，包庇成中才，硬要訂成中農成份。開會討論時，大部貧僱農認識成中才是富農，周應貴說：「不夠，是個上中農。」羣衆說：「人家是中隊長，甚也能辦下，咱們能說什麼！」貧農成中元說了句：「成中才富農鐵夠，他還剝削過我們的三畝地，賣了八十元白洋。」樊玉發就說：「你是你復哩了」一下頂得再沒有說開。可是劉生才等心中不服，向外邊開訊，向工作團開訊，和羣衆研究，後來才訂成惡霸富農。

樊玉保等操縱鬥爭

公開包庇地主富農

在貧僱農發動鬥爭中，建成三十多人後，其中中農就佔了十來個，以後貧僱農沒有單獨開過會，羣衆討論問題，以是開中貧農一攪子會。有兩個中農，一個叫樊玉保，一個是相近富農的趙汝平，又識字，又會說，過去常當教員等（他二人不是代表），以前十幾天開會時，就叫他倆參加，表現積極，表面上很起作用，所以就把他們作爲依靠了，因此沒有形成貧僱農堅強的領導。到開鬥爭會時，雖然領導會議的委員都是貧僱農，但這兩個人讚的很起勁，實際上會場全是他們所操縱了，主席也沒制止。大會初開，樊玉保對民兵說：「你們鄉輕的打一下，休把地主打壞，誰打壞誰負責，打的他們不能收秋了怎辦呀？」到鬥爭地主樊漢有正激烈的時候，樊玉保又吹了一下哨子，就解了羣衆的鬥爭情緒。羣衆向富農成中才要下四石穀，叫馬上交，樊玉保和趙汝平就說：「要交也得幾天，讓上個保，和幾天交，一下還能交上嗎？」一下又把羣衆的火力放鬆了。一下叫成中才多交幾石糧食時，有樊、趙二人連治「高喊了幾聲叫：「激底了沒有？」有少數人說「激底了」，他們說：「激底了就算了吧！」地主樊漢有在羣衆追問下，承應下拿三石米，樊玉保說：「你不要胡承應，承應下要出東西哩！」在這樣的情況下，鬥爭就失敗了。（編者按：關於樊玉保這人，從上述行爲來看，顯然是在公開包庇地主，完全是地主狗腿子的行爲，不能單把他當中農來看待。）

貧僱農檢討失敗原因

中農鑽進領導圈下鬼拉！

工作團去參加會的人（開會鬥爭才去的，工作團以前沒去過人，只是羣衆去找他們時，因不熟習情況，只及毛的談些問題），見鬥爭失敗了，晚上才和貧僱農劉生才等十二人開會，檢討整個會議失敗的原因，大家認爲是中農操縱領導，向地主妥協了。「咱們認爲自己沒本事，沒有抓緊，結果給中農鑽進領導，鬧下鬼啦！」大家揭發了樊玉保、趙汝平的破壞行爲後，一致說：「成中才四石糧絕不激底，咱明[illegible]農動員起人倒他的地窖，這個大[illegible]主要靠咱貧僱農起帶頭作用，叫中農跟上來，不能靠人家。中農吃穿比咱好得多，所以他們不能堅決搞激底。」決定後，第二天一早起，他們就把全村人動員起去倒成中才的窖，一下倒出糧食十石零四斗、元寶一個，還有一個皮襖，這下把樊玉保包庇成中才的底子就給露了。

整頓內部掌握領導

中貧農一起鬥爭壞蛋

當天晚上，劉生才等十二個貧僱農又開會議，他們提到要再吸收好的貧僱農，繼續擴大力量，把這兩天的問題研究研究，把內部整理一下，力量加强了，重把地主、惡霸富農好好鬥一下，接着就又找來九個貧僱農，貧僱農小組就由原來的十二人增到二十一人，在這個會上，首先把包庇富農的那兩個幹部和替地主富農說話的樊玉保趙汝平問題提出討論，大家醞釀出：周應貴包庇成中才，不叫訂成富農，中間有鬼，要好好追清楚。大家說：「怕什麼中隊長呀，他們盡投降地主，出賣咱貧苦人的利益，爲什麼不追他了一定要追清！」對樊玉發，大家說：「他還是農會幹事，在土地改革中也叫選了他的代表，可是他這次鬥爭當中非常不積極，開會還要人家叫。」羣衆鬥爭出地主樊漢有一件皮襖，一個箱子，封到箱內，樊玉發沒通過羣衆就把封條開開，把包袱拿給地主，心疼地主受冷，把皮襖拿的給家上。提到這些問題，大家就吵開了：「這些人要他幹甚，選他當代表是叫他領導咱翻身，照這樣辦事，是叫地主翻身，把咱們還要扣個啦！把他們乾脆撤職，開除出貧僱農。」討論到樊玉保和趙汝平的問題，大家一致認爲叫這些人鑽進來把咱的鬥爭鬧壞，以前他們表面積極，實際是投機，非嚴格追究他們不行。最後大家提出前兩天鬥爭惡霸富農成中才沒有激底，成爲以後向羣衆低頭，在會上還說他沒剝削人，是受人剝削哩！大家說：一定要把他的威風打垮，再重鬥他。接着劉生才、趙漢林等提出這些事光咱痛恨，中農是不是也痛恨？光咱們鬥爭行不行呢？大家說要團結中農，叫中農和咱一起來，力量才能大，決定第二天白天和中農分別談，晚上召開中貧農全體大會來討論。第二天晚上，召開了全村羣衆（貧僱中農）大會，由貧僱農小組把他們研究出來的問題，一項一項的提引導討論，會上先把樊玉保、趙汝平的問題提出，追了一氣。貧農周郝小溜問樊玉保：「還沒有鬥爭，你就告給我們民兵說：打壞地主誰負責，叫輕打一下，你不是心痛地主嗎？」中農馮介壽說：「人家逼的成中才緊了，你們說運交幾天，應承下四石，你們就說激底了，可是第二天早晨，一下就倒出十石多。你們不是幫助地主打埋伏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逼得他們承認了錯誤，向羣衆低了頭。最後大家說：「你如果以後好好鬥爭地主，再不給地主當狗腿了，還饒你。再不論誰看見你再破壞，非打斷你的狗腿不行！」接着把周、樊二個舊幹部的問題，一宗一宗的頂住追問：「你們說成中才不夠富農，他一下就拿出十二石糧食，還有元寶。你們究竟吃了他的多少？毛了不然，爲甚要包庇地主了」貧農趙漢林追問樊玉發「爲什麼把封住的皮襖，又拿出來給地主穿上了？窮人受了幾輩子凍餒，到現在冬天連棉襖還穿不成，開不叫地主穿皮襖，你就可憐嗎了」這話更引起全場人的極大憤慨，逼得他們無言可答，只得向羣衆低頭。當場決定：把樊玉發的代表撤消，連周應貴一起開除出貧僱農小組。還繼續考查，看以後表現如何，等鬥爭完地主封建，再激底處理他們。

劃清陣綫後，鬥倒惡霸

清洗內部後，會上把時轉向了揭發惡霸成中才的罪惡。中農馮茂芸提出：公安局在成中才家寄放兩石糧食，在這「掃蕩」時，他把村內馮介綿等八個老漢擀住到他家等了幾斗糧，後來就說這八個人搶了他哩，叫包賠了糧二石，還沒包足，又嚇住馮介綿叫包，怕得馮介綿不行，投人說合又包了六斗糧。在請人大會上，成中才坐到正面，馮介綿給斟了酒，把馮介綿氣死。貧農成中元家，在舊政權時買了三畝地沒有稅契，成中才瞅住這個空子就去訛詐，成中元父怕得就把地白給了他，他賣了白洋八十元。這晚上，中貧農一起揭發出成中才許多欺壓羣衆的事實，最後大家吵成一團，包，說非重鬥他不行。第二天開會，八十多人參加，有三十多人訴苦，成中才在羣衆說出無數事實的面前，灰溜溜的沒有話可對，再不說他沒剝削人了，威風完全打垮了。（薛青）

打垮蔣閻 保衛家鄉

忻九區邊沿各村

數十青年參加解放軍

（忻縣訊）人民解放軍宣言傳到忻縣九區邊沿區後，羣衆熱烈擁護，當即有數十個青年報名參軍，其中有二十多個青年要求參加了正規軍。某村貧農姿富和聽了解放軍宣言後說：「保衛家鄉是我們自己的事，非上前綫打垮蔣、閻王八旦不行！」當即報名參加正規軍。放羊倌丁李德免也報了名，他同村人說：「不打倒閻錫山，放羊也不自由。」某村民兵姚維元剛剛從病中爬起來，就報名參軍。某某等村羣衆凑出白麵百餘斤、豬肉百餘斤、雞十四隻、農幣十五萬元，以及鞋襪等甚多，慰問參軍青年。某村羣衆特召開大會歡送，會上，新戰士趙海保父親，鼓勵新戰士說：「蔣介石、閻錫山是咱老百姓的禍根，給你們不要想家，大家結成一條心，把敵人消滅完再回來。」農會秘書囑咐新戰士說：「你們出去不要念記家，家中有我們照管，一心上前綫打勝仗吧！我們打倒地主平分土地，保證咱們大家翻身過好時光。」新戰士都齊心一致的說：「我們要把蔣介石、閻錫山都消滅乾淨才回家！」（黎陽）

第一後方醫院

一八五人上了功勞簿

（本報訊）第一後方醫院在陝甘寧自衛戰爭開始以來，有一百八十五名工作人員立了功，在功勞簿上充滿着動人的事蹟。例如一所護士馮增文同志以不斷的創造來克服醫療器材的困難，他所創造的外科鑷子，對邊區醫療界是個重要貢獻。醫衛員李臨濤同志在情況緊急時，他遵照院長的吩咐，將自己的東西扔掉，而將公家的重要箱子揹上，使公家東西未受絲毫損失。女醫生李冰同志在長二郎山時，每天要跑幾十里路爲傷員治療，病員以後還念念不忘給傷員開刀。三所所長李寒同志在八月間敵人向該所駐在地進犯時，緊張情況下，帶領了全體工作人員搶救傷員與物資，由於他的堅定和沉着，使傷員和物資都得到安全轉移。（丁爲辰）

五寨北山窮困小村

冬季開小搾油坊

（五寨訊）入冬以來，北山窮困小村，因爲沒大車不能跑運輸，主要是開小搾油，販賣布疋等冬季生產。許林、新民窩主要開小搾油（本錢小），工具很便利，每次可搾一斗籽，川的少）供周圍新民窩、川李二村一帶，解決了困小村春牛料。目前北山一帶十個小搾油坊，每村都有三、五個，但沒有很好去組織領導，黨、政、局去幫助他們。（禹武）

保德四區焉頭村發現 第二個下川坪罪案

群衆洗雪韓家父子血腥統治

（保德訊）繼下川坪、焉村事件後，四區又發現距下川坪十五里之焉頭村（屬韓家川行政村），韓家四代地主惡霸，韓有福和他父親韓鐵正、哥哥韓百家留，統治全村，新政權後一手遮天，殘害人民達六年之久。群衆曾幾次向村支書村長報告，均被壓制平息，全村二十六戶中貧農一齊含冤忍辱，無處伸訴。最近群衆讀「告農民書」後，不顧村支書的阻擋，自動收繳惡霸武器，群衆明知有六顆手榴彈，他只拿出五顆，在將他全家扣押後又拿出一顆。工作團抵達該村，立即召開全行政村聯合鬥爭大會，群衆訴苦時，向空高呼：「天爺爺呀！你今天可睜開眼了！」在討論如何處置時，群衆高呼：「爲死人報仇！」「爲活人伸冤！」全場人聲鼎沸，一致決議將韓福有和韓百家留當場鎗斃。群衆額手稱慶：「還可活出來了！」「精神可爽快了！」「共產黨的領導救出天來了！」現正審查與韓家惡霸有關的一切「幹部」，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韓家輩輩是惡霸 謀財害命自己發

韓家惡霸，祖先韓丑子原是下川坪高家過繼來的後代，以偷盜訛騙，放債吃租發家，爲大地主大高利貸者。出貼子，放高利貸以小斗借出，大斗收麥，要債時手執鐵棍，不給就打。在災荒年頭，乘人之危，吞併財產，韓丑子父子直接間接害死人命七條，丑子曾與貧愛富打死大兒媳婦；媳家不依，來村作主，被全家人打回去。光緒年間村人拉太子的兒子，拉太子打死。韓丑子的麩驢豆角，即被韓丑子打死，拉太子爭人命，又被捆起，老婆被逼了人讓。官司打到衙門，韓丑子川錢買通衙門，拉太子又被提打，回家氣死。韓丑子妻死後，保韓丙元築攻被土場下來壓死，說下以一個元寶了結，後來這元寶也沒給。又因要債打死王來喜。韓福有的父親，是三代惡霸韓鐵正，現年五十餘歲，一輩子吃喝嫖抽，曾霸佔韓撥子姿娥，得花柳病死去，韓撥子一人被逼移住新畦。貧農韓有錢借銀八斗，幾年沒了四石，韓潤頂屢爲其吞併，被逼出口外流浪而死。同盛借了一個元寶，累利折產，也被逼得出了口外。四〇年後更使其子韓福有竊取「幹部」的威勢，霸七戶絕戶的財產，有好百餘垧，全村灘地四十餘垧，他家佔一半，並佔有大小院子五處。

百家留本是百家害 姦淫詐騙偷無惡不作

韓福有的父親韓鐵正現有四個兒子，大兒韓百家留，原在舊軍當兵，後又混入我七大隊當事務長，就扣軍銀，貪污公物甚多，都馱回家裏，並以貪污的錢票換取村中公糧公草。四二年全村公草千餘斤，都送交他家。韓百家留被清洗回家後，自稱回家休養，不服抗勤，與韓福有霸佔全村人民。貧僱農李奴妻，將李奴母子逐出門外。李奴攬工所得，寄回家中，都爲韓百家留花用，李奴無法乃回家當了狗腿。保農單身老漢韓高保大，到一區攬工，幾年來積存糧食一石八斗，全被韓百家留會同李奴完全偷去，老漢冬天回來，發現糧食失盜，氣餓而死。舊政權時舊軍向他村拔兵，本來輪到他家當兵，一天晚上韓百家留邀孤子王驅來到他家睡覺，半夜有人叫門，韓百家留叫王驅來去開門，王驅來即被抓去（本來是抓韓百家留當兵的）。韓百家留並向舊軍說：「王驅來弟兄五人應當兵。」後王驅來從舊軍逃亡口外，家中留有妻子五人，兩個小孩餓死。韓五奴出外攬工，托帶百家留給其妻捎回白洋一元，韓百家留就把錢給了五奴妻，說是自己的？晚上韓百家留把五奴妻強姦了。鋼垂的糧食一石被韓百家留偷走，逼得出了口外；村人所種瓜果，常被他偷搞損害。韓家孩種西瓜一垧，六月快開園時，韓百家留在一晚上將熟的偷了，不熟的用刀砍壞，使韓家孩無法生活。捨太子說了一句「一半夜有人串門子」，被韓百家留聽見，晚上就往李奴妻烟洞下扔石頭，第二天向李奴妻說他親眼見捨太子在房頂，挑撥的李奴妻把捨太子無故打了一頓。

韓福有混入黨內 欺侮全村人民六年

群衆說「沒有天啦！」

韓百家留的弟弟韓福有，四零年混入新政權，當過民兵、分隊長，現任民兵分隊長、小組長（會黨的小組中隊長），及黨「黨員幹部」，其惡霸父兄威勢，更是無法無天。四一年敵人「掃蕩」，群衆實行空室清野，將積存公糧埋藏在野地裏，被韓福有弟兄二人偷去，敵人走後，韓福有揚言「政府法令偷公糧五斗者槍斃」，即向村公所誣告別人；狗腿子韓不聽韓福有耳朵聽，弟兄去參軍，動員他參軍，但他卻把韓福有送到七大隊，當時因韓福有耳聾，以幹部資格向七大隊部證明說耳聾受訓，是假的，結果也沒有怕的陰謀假了，韓福有回來以後一點毛病也沒有，參軍時一病不起，半年來還是回不得吃。當動員時說：「要明明是破壞了」，老漢毛孩在群衆會上說，偷毛孩是不償動員當兵，就被韓福有往底拆了。以後小孩也不敢說了。拉太子有個小矛頭，離孩去偷，在晚上上工作，被韓福有武器見名，偷去要，把村人所有群衆會上繳大刀矛頭，爲他交，當場即拉太子捆起，不記他家有矛頭，拉太子不知何故有交出，結果是要矛頭，即被捆起，後經村人說合（?）故被捆，又被捆起，去了（?）哀告作保，不夠，設矛頭被妹妹家拿去了（

不敢說丟了，才放開。當向妹妹家借了一個，韓福有說不是原來的，又將人捆起，並說：「拉太子當了漢奸特務，把武器給了敵人了。」最後村人說合，由拉太子打了三個箭矛頭，交給他家，結果都爲他家毀掉，並了鐵器。四二年春，林遇給演戲攤派小米二斤、錢二百元，開會討論分攤，韓存地說：「二斤米不管誰的了就算了」，韓福有即說他破壞開會，自動出幹部，要捆起，韓存地無奈，瓦解了還二斤米，後又攤了農果十元。存地氣憤不過，向天叩了一頭說：「沒天啦！」被韓福有看見，又捆了一陣。他爲要霸佔強姦存地妻，乃夜間抗戰勤務，完全派存地負担，存地走後，即強姦其妻。存地偶吃一嗎糕，韓福有知道了，到快吃飯時，韓福有即派存地送緊急信，存地走後，韓福有便去把糕吃了。存地妻懷孕七個月，開會時走到路上，韓福有當衆侮辱，結果跌了小孩，害起產後風。存地請醫來治，韓福有便派他到村公所服差四天。存地妻病，韓福有不給白洋十元，中起來，病不起，存地妻二次中風，一病不起，當存地向韓福有哀求時，病已不治，含冤而死。後存地又被辱致死情形，（第二個妻）雖婚後相繼兩個妻子均爲韓福有姦淫。存地又娶一個，全村不少婦女都爲韓家父子三人所遭些事，自天群衆上地，他父子即在村姦汚，爲所欲爲，有不從者即開婦女會鬥爭。受過欺辱的婦女都痛心說：「你要活瘟，說得依從他。」

富農韓仲凌與百家留、韓福有勾姦，並合夥壓迫群衆，韓福有即叫韓仲參加民兵，後又提拔爲農會幹事，韓仲介紹入黨。四四年中農韓順太子托韓福積東西，中途被偷，韓福有因之懷恨在心，藉公報私，當年無故說順太子偷倉汚糧三石，並徵公糧二石（實際上應徵一石多），民兵從村公所回來，順太子的四歲孩子喊了一聲「民兵把你狗了」，韓福有即大罵：「一喊『民兵回來了』的立勢了。」順太子夫妻二人恐被他家害，立即想辦法「溜勾子」，常給他家揹棉花、揀角，請吃飯，韓福有知其屈服，乃在群衆會上宣佈，順太子一黑想有變一，錢倉改正一石。以後韓福有「溜勾子」，又當了被提拔爲代表，介紹入黨，當了主任代表。去年徵公糧，韓福有一手包辦，把自地的等級產量評得很低，民兵鋼垂說不公道，故韓福有即行報復，會同狗腿韓仲把羽偷去，殺：「鋼垂將大刀送了敵人」，當了特務，要給錢方。六十多歲丈母娘來家住了幾天，即說窩藏漢奸，捶了三次哭上衙去。鋼垂不服向村抗聯主任請求解決，抗聯主任仍聽韓福有一面話，到群衆會上，由韓福有佈置把鋼垂捆打了一頓，青年救國民兵有孩，不顧跟上他們脈迫群衆，拒絕誣告大刀是鋼垂偷走的，他們便實行陷害。今年正月韓福有交給有孩一顆快火手榴彈，令他打狼，有孩把手榴彈埋在崖上，韓福有即趁看戲時間，把手榴彈偷去，第二天他向有孩要手榴彈，有孩找不見，就說有孩把手榴彈給了漢奸特務，有殺頭之罪，有孩嚇得無心生產，想自殺。後來韓福有聽說三區有工作團領導群衆翻身，才對有孩說「叫你的！」又對有孩說：「你工作不積極，民兵取消，黨員也沒事了。」郭保大給富農韓仲孚說放羊，被狼吃了一個，韓福有即帶動韓仲說羊是郭保大的狗吃的，並與韓仲到地裏把狼的腳跡掃掉，讓郭保大賠了一隻羊。郭家全家不但不服抗勤，並藉幹部抗屬名義，令群衆經常給他家鋤地秋收耕發，韓福有妻姿娥，全村共十六條牛，就有十五條牛爲他默炭，韓鋼正因病沒有給他默，請來醫生也不叫看，說「你死了也活該」。四四年徵公糧，中農韓鋼正種十六垧半地，徵二石六斗，他家種七十垧地反說是「貧農免徵戶」，只出六升，還說是「自由的」。四四年全村民兵種軍火田，收豆子一石、穀子五斗，完全爲他騙去。貧農租得肥地三垧及某富農地二十餘垧，都由韓福有奪去，成爲自己的，好的種了，壞的荒了。全村除地主外，大部份人家男女老幼都被他家捆打欺侮過。

韓福有爲韓振基一手提拔 上下結成一把子壓制群衆

韓福有爲韓振基一手提拔信任的「幹部」，幾年來行政村幹部都認爲該村「沒有問題」，韓福有是「好幹部」，不斷加以包庇，群衆忍無可忍，曾設法報告上級，但每次都被壓制失敗。去年惡霸韓某說他有一個朋友在分局當伙伕，伙伕好報告可以由他轉給伙伕交分局，群衆信以爲眞，寫了一個報告，結果韓某將狀子原封給了韓福有。當存地被派民夫其妻病死時，村長王維生知道此事不好，即將村中自衛隊隊長叫來，說「此事叫你們有關，如果沒有事就算了，有事你們也有事」，此一人命案子就此被壓平息。當民兵鋼垂被誣告偷竊大刀，而被捆打時，前任區大隊長郭炳，還在群衆會上宣佈韓福有分隊長仍在，把鋼垂呆送的民兵取消。前任村長趙存及郭炳等，都應對此村事件負有責任。群衆現正審查與韓福有有關的「幹部」，徹底解決這一個大罪案；而地主富農趙仲、郭炳已被本村群衆扣押監視。（安法孝、崔文煥）

汾西古莊村長王廷禎 包庇地主富農被撤職

（新華社晉西南電）汾西三區古莊行政村村長王廷禎，包庇地主富農一家，決定將他交群衆處理。會後，該村長先任農會秘書長一年，汾西解放後，他給富農派公糧，他卻減低了四石斗，富農黃仁玉是他的朋友，派三石，亦給減成一石二。古莊富農傅老二、傅老三爲逃避鬥爭，將羊牛寄在天×底村，王某就去說：「傅家已買下他的羊」，他即派成德把羊給上村富農，將地價給貧農六石八斗，王却爲其退回。「鄭家」發現地主財物找不出來，富農鄭企圖逃跑，非法派民兵出東西，群衆要求和村長算賬，他不答應，要鬥爭，圖謀門庭，爲村公所住作時，把大地主之一汾里院的房子，分給貧苦農民，他不但拒絕，反而給鄭爾（?）。個地主女人趙貧吃地，給他租水地。今年行政村改選，開鬥爭大會時，他跑到某地方去躲避，婦女會發動群衆鬥爭他，他不得不走了。四區民兵扣捕，他是地主富農的狗腿子，決定撤職，交給群衆處理。

汾城南賈岡發動群衆的作法要不得

編者

昨天本報二版之汾城南賈岡發動群衆鬥爭地主奸霸一訊，我們未批註意見，照原電刊出是錯誤的。該村發動群衆的作法，還是以工作團爲主的，精彫細刻的，非大膽放手的群衆路線的作法；不是眞正以貧僱農爲骨幹團結中農的群衆路線的作法。不論在新區老區，今天發動群衆的新方式，一般應該是：工作團一到村，要立即廣泛的認眞的宣傳「告農民書」、「土地法大綱」，號召農民自己起來實行徹底平分土地；同時找貧僱農，先分發動貧僱農查階級，評成份，召開貧僱農大會前審查貧僱農，召開農民大會前審查全體農民，以保證大會之純潔性。貧僱農大會與農民大會後，選舉代表，以行政村爲單位，召開代表會議，建立農民自己的領導機關——農會臨時委員會或籌委委員會，由它來領導農民進行平分土地的鬥爭。這個委員會的領導權，必須由貧僱農所掌握。至於工作團人員的任務，主要是給農民，首先是給貧僱農撐腰，爲他們辦事，和他們一起鬥爭地主。像南賈岡的那種作法，是早已過時了的作法，在今天來宣傳與提倡它，不但毫無意義，而且是有害的，因爲這無異於提倡與助長工作團的包辦代替作風，這將大大妨礙着群衆運動的迅速開展。特此補正，敬希讀者注意。

馬西努評馬歇爾援華報告：美援蔣內戰政策破產

中國人民相信自己有力量取得最後勝利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莫斯科電台十八日廣播馬西努關於馬歇爾援蔣報告的評論（按：馬歇爾於十日美參衆兩院外交聯席會議中宣佈：美國援蔣計劃正在擬訂中，且在答覆詢問時稱：將於明春一月國會常會中，提出約略估計之三億美元，作援蔣費用）。評論指出：

國民黨反動政客對馬歇爾的報告及其以後的解釋，表示出歡樂和失望的混合情感。他們歡樂的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對他們的精神援助，鼓勵他們進行反人民內戰；失望的是因為約許給予他們的物質援助，仍然是一種含混不清的約許。至於馬歇爾，則公開站在國民黨反動派方面，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民主份子，故意對最近國民黨反民主措施不加討論，不再提什麼所謂「擴大政府基礎」的論調。這一切，都鼓勵了國民黨反動派，使他們認為這是對於他們在自己統治區所進行的普遍恐怖——殺戮和逮捕愛國人士，摧殘民主組織的殘暴行為之正式嘉許。美國支持國民黨內戰所已化掉的四十二萬萬五千二百萬美元（據旅美華僑爭取和平民主聯合會公佈數字），並沒有打破解放軍，消滅解放區，撲滅中國民主力量。兩年內戰和美國干涉的結果，中國反動派的力量只是更加削弱了，民主力量反而更加壯大了。當馬歇爾正在作關於繼續援蔣的報告時，解放軍佔領了重要戰略鐵路中心石家莊，這座城市內外有近百萬居民。據邯鄲廣播電台消息，人民解放軍在這裏繳獲了大量的糧食、服裝與彈藥。十一月十二日馬歇爾在記者招待會上答覆記者所提的問題時，承認美國的援助有可能落到共產黨人手中的危險，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大家都很明白的看到，美國援助蔣介石內戰的政策，已遭受破產，就馬歇爾也不得不承認這點。他說國民黨情況已「大大惡化」，並承認「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一致」。在完全否認中共得到人民擁護的人口中得到這種承認，是有很大意義的。馬歇爾聲明他將另外提出援助蔣介石的建議，同時卻依然不叫國會知道魏德邁的報告書。紐約先驅論壇報說道：對魏德邁的報告保持秘密，大概是因為國民黨政府證明已無力達到使共產黨人的軍事遭受失敗，在魏德邁報告書中，不僅包括有考察的結果證明了美國援助國民黨內戰政策的破產，而且還包括相當的建議，美帝國主義者害怕公佈這些建議。

美國記者恰當的叫馬歇爾援蔣計劃做「金鑽藥」，美國的這個「金鑽藥」引誘着國民黨，他們用「金鑽藥」來提高反動派的歡樂的精神，則利用國民黨對自己的更加依賴，以取得將來的大利益，他們認為這是很便宜有利潤的事。杜魯門主義首先應用於中國，也首先在中國遭受破產。杜魯門主義的新形式即所謂馬歇爾計劃，也首先在中國得到具體表現。國民黨最近和美國簽訂了三個協定（即美軍留駐中國的協定、救濟協定和建立美國對華教育基金會的協定），表示出馬歇爾計劃的三個方面，亦即體現出美國反動派對外政策的三個基本方面，即：軍事戰略擴張，經濟勢力和文化思想上的侵略。無論在中國或東方其他國家中，無論在世界各地，美國都在進行[illegible]，因此，對[illegible]做的這一點提出來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因為美國要推行世界[illegible]和建立世界霸權，要把世界各國都造成美國殖民地，要各國人民都作美國的奴隸。可是中國人民和其他各國人民一樣，不願去當美國銀行家和美國獨佔工業家的奴隸，中國愛國志士和民主派，有力量擊潰美帝國主義干涉的總攻擊。美國鼓勵國民黨施用恐怖手段和所謂美國援助的威脅，決不能把中國愛國志士嚇住一絲毫，他們相信他們自己的力量足夠取得最後的勝利。

榆太地武民兵內外夾擊

搶糧閻匪遭受慘敗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二日電）閻匪趙承綬所部對我榆次、太谷解放區的大舉搶糧，已在我地方武裝民兵的內外夾擊下，遭受慘敗，開始回竄。匪計為七一、三十七、四九等三個師及榆太兩縣全部地方土頑，於上月十九日以水方式，分路同時竄入解放區，我地方武裝立即擬動分散，一部結合民兵堅持內綫作戰，一部[illegible]展開游擊，大部則轉移至敵之側後，大舉向同蒲破擊。本月九日晚，我某部斬斷榆（次）祁（縣）段鐵路，炸毀太谷北之烏馬河鐵橋兩孔，並在榆次東陽車站與祁縣東觀鎮附近鐵路，使竄犯閻匪側背感受威脅。在內綫我[illegible]地雷伏擊下，小股閻匪時遭殲滅，僅太谷山中四個區，即炸死炸傷匪六十七名，東壚一村，在第一天中，即炸死炸傷匪十餘名，該村一戶在櫃內埋上地雷，炸死炸傷開櫃搶掠之匪各三名。上月三十日，匪九縱隊三團三營在白燕村搶糧，遭我伏擊，斃傷匪營長以下三十餘名。同日，在榆次四雙村搶糧之閻匪，亦遭包圍，殲其十餘。在我內外夾擊下，閻匪被迫開始回竄，我軍民即到處展開反擊，對閻匪企圖，決予徹底粉碎。

蔣幣驚人跌價！

美鈔已暴漲至十四萬元

上海證券交易所停止買賣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綜合路透、美聯社消息：蔣匪當局二十一日在上海各街道開始響叫警笛，作為「一一」信號的時候，「一一法幣」又呈現了一次奇觀式的崩潰，象徵着蔣匪統治的政治破產。是日，黑市美鈔開盤時為蔣幣十一萬九千元，收盤時已達至十四萬元左右，每一美元，較之今年一月下旬，已漲達二十倍。這一天，上海股票均漲至「可能的高度」，證券交易所已宣佈停止買賣。蔣幣之猛烈貶值，固與蔣匪之軍事失敗直接有關，其「驚人的上漲」，可歸因於大量游資由華北湧來上海。同時，香港[illegible]已發生「[illegible]」，因大量蔣幣正自上海逃至香港，致使美鈔持有者對蔣幣不敢信任。蔣匪當局對蔣幣的急遽下跌，束手無策，二十一日晚在南京蔣匪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中，僅能重復其所謂「現行外匯政策沒有任何改變的理由」之濫調，但黑市匯率已超過蔣匪官定牌價一倍有餘。

我殲敵機會將更增多

蘇魯豫皖戰場敵轉入單純防禦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二十三日電）前綫記者評論：解放軍對隴海鐵路破擊戰的輝煌勝利，將使蔣匪在蘇魯豫皖戰場由攻勢防禦被迫轉成單純防禦。解放軍在四十餘小時內，完全控制了徐（州）商（邱）段和民（權）開（封）段共三百餘里的鐵道綫，予以澈底破壞；津浦綫的徐（州）蚌（埠）段也遭受到部份的破壞，並相繼收復九座縣城及廣大村鎮，殲滅蔣匪萬餘人，由是斬斷了蔣匪在華北聯系平漢、津浦兩鐵路的唯一東西鐵道幹綫，使蔣匪完全失去利用該綫東西機動調動的便利。隴海鐵路的修復將不是今年的事，也不是蔣匪的事，而屬於解放軍和人民的事了。蔣匪今後將只好和解放軍作徒步的競賽，因此，解放軍大量殲滅蔣匪軍的機會，必然將更為增多。隴海破擊戰的勝利，尤其大大的暴露了蔣匪戰略中心城市的空虛。當解放軍的砲彈在徐州市郊爆裂時，徐州蔣匪不得不倉惶宣佈戒嚴，作巷戰準備，同時慌調五師、十一師、二十八師、二十五師、七十五師、八四師、七七師、五九師及八八師的一個旅和七二師殘部的新十五旅等共二十一個旅的兵力，增援徐州，另以六八師兩個旅和五五師殘部，增援民權。據蔣匪二十五師之俘虜供稱：該師原擬調往鄂豫皖戰場，行抵浦口時，因徐州吃緊而北調。顯然，蔣匪在戰略中心城市玩弄的「空心戰術」，在解放軍的壓力下，現已不得不改變為將少數機動兵力收縮守備，因而蔣匪的攻勢防禦將被迫完全轉為單純防禦。但是不管蔣匪「空心」也好，「實心」也好，第二、第三個石家莊將會繼續出現。至今後蔣匪對蘇魯豫皖解放區的區域性出犯，則仍屬可能，惟基本上是被動性的。記者特別強調解放軍經過土地改革學習後在戰爭中所表現的新氣象，沿鐵路綫數百里，隨處可見解放軍指戰員，在戰鬥間結束後，即幫助新區人民翻身，宣傳土地改革，分糧分財。解放軍群衆觀念也更加強，如某部在碭山戰鬥中，借用門板抬送傷兵，出城五里，仍將門板送還。至於攻擊精神的倍增，更為明顯，在攻克徐州門戶蔣匪[illegible]設防的碭山時，僅十五分鐘，即突入城中，三小時全部解決戰鬥。而攻克虞城之役，則以傷亡不及十名的代價，在一小時內，全殲守敵九百餘。即號稱蔣匪五大主力之一的整五師，在我軍頑強阻擊下，亦不得不避開我主力，繞道而行。

我軍解放唐河

（新華社豫陝前綫二十三日電）解放泌陽我軍，二十日續向泌陽東南之唐河縣城挺進，該城守敵聞風棄城向東南逃竄，該城當為我解放。

豫陝前綫記者

朱言進光榮犧牲

（新華社豫陝前綫二十一日電）分社記者朱言進同志於三日拂曉隨解放軍攻打登封縣城戰鬥中，身臨前綫，採訪不幸中敵砲火，光榮犧牲。言進同志現年三十四歲，[illegible]人，畢業於延安[illegible]，三十四年冬由延安至太岳，任新華社分社記者。此次隨軍南征，記者工作積極，深入下層，甚獲好評。噩訊傳來，生前友好同志莫不痛惜，新華總社並致電慰問朱同志家屬。

新疆人民自治區

為和平民主繼續反抗

擁有七十萬人口四五萬人民武裝

（新華社陝北廿三日電）據上海報紙載新疆消息：新疆國民黨反動派與新疆人民自治區之間衝突，仍在持續中。人民自治區阿山區，首府承化於九月十日為國民黨軍強力侵佔後，又為人民自治軍於十月十八日將其奪回。人民自治區現擁有伊寧、塔城、阿山三區，人口七十餘萬，佔全疆人民的六分之一強，擁有人民自治武裝四五萬人，其中多為優秀騎兵，彼等皆係為反對國民黨壓迫爭取自治奮鬥多年者。一九四六年一月，國民黨當局與新疆人民自治代表簽訂之和平條款，會表示承認新疆人民此項自治權利，但國民黨當局隨即將此項條款加以破壞，並陰謀撲滅新疆自治運動。今年五月，國民黨當局委任新疆大財主封建反動份子麥斯武德為新疆省府主席，激起全疆人民反對，根據和平條款之自治區省府代表及委員，被迫離開省府，國民黨當局且集中五六萬大軍於南疆，準備進攻人民自治區。蔣軍和國民黨特務經常捕殺良民。蔣匪軍閥表面上讓人民實行選舉，實際卻捕殺人民的候選人，強迫人民投票選舉蔣匪傀儡，人民代表當選者，又提出罪名加以逮捕，人民忍無可忍，乃奮起為新疆民主和平而繼續奮鬥。

蔣四川省府「考察團」在川西被民軍俘虜

（新華社華東二十三日電）綜合報訊：蔣匪四川省府組織之「川邊荒地考察團」，上月由成都出發，深入川西，二十日抵懋功縣之舜溝，突遭民軍襲擊，團員全部被俘（內包括蔣匪省府各處所派高級職員、偽參議員及技術人員），僅團長何本初[illegible]倖免。又西康東部少數民族瓦寨耳呼支黑夷族[illegible]人，自被蔣匪「邊區司令部」逼迫撤離寧東後，奮起自救，擁有槍支數千，最近重歸故土，收復失地。

突破石莊敵核心工事

石家莊蔣匪最後最堅的防綫——所謂「核心工事」，修在市中心，以火車站、大石橋及正太飯店等堅固建築為主體，週圍挖壕溝，地堡、暗堡、高碉[illegible]，外面圍着電網，[illegible]骨水泥修成，裏面構築重機槍，交織成嚴密的火網，匪徒們以為有險可守，就編出不可攻破的神話，八日，匪師長劉英還壯着膽子向全市廣播說：「我們應利用川軍之頑強，固守工事，以逸待勞，消滅敵於陣地前」。但解放軍神速，三日內連破外圍工事，殺得敵人失魂落魄，殘兵從四面八方逃擠核心工事，卻正好變成甕中之鱉，更易捕捉。

十一日黃昏，我各路攻擊兵像鐵箍一樣，把匪師長劉英所率殘部緊緊圍住，集中砲火，猛烈轟擊，電閃雷鳴，威力驚人。敵以一列鐵甲車在車站前之鐵軌上往來，以槍砲掩護步兵向我反撲，我集中機槍迎頭射擊，鐵甲列車倉惶逃走，步兵倒下，火車站裏倉庫頓成一片火海，[illegible]領着五人飛步越過鐵路，迫近一步地堡，我某部九連長叫：「我們不打了」，就從地堡內丟出一大堆槍。

戰士們起火又一陣，甲車來往行駛，擋住我軍進攻道路，[illegible]坦克砲打九發，車上的敵人[illegible]。[illegible]劉英已[illegible]就擒，[illegible]不可攻破的神話，終於在正午就變成笑話了。

美國會召開特別會議　圖作日暮途窮之掙扎

杜魯門咨文充滿恐懼的哀鳴

（綜合報導）在西歐人民力量強大、擴張政策受阻和國內經濟危機迫近聲中，美國會特別會議業於十七日開幕，妄圖作日暮途窮之徒然掙扎。杜魯門在致國會冗長咨文中，充滿對未來之恐懼和喪失信心。他明顯說：「我們的自由經濟在危險中」，最後又哀鳴：「我們經濟中所包含的自由與我們今天在世界中所享受的自由，都在危險之中。」咨文要求國會討論對法、意、奧三國加緊奴役之「緊急援助」以及「管制物價」（「實際上爲「管制工資」）。杜魯門竟可恥地以「努力維持各國之獨立」爲藉口，決心奴役西歐人民及拯救其在西歐各國代理人搖搖欲墜的險境。杜氏建議自今冬至明年三月底，以五億九千七百萬元援助前述三國，其中法國爲三億二千八百萬元，意大利爲二億二千七百萬元，奧地利爲四千二百萬元。美帝國主義者嚷嚷已久之「緊急援歐」，僅此數億元而已，予人的印象是雷聲大雨點小，顯示美帝國主義外強中乾自顧不暇之窘境。

在經濟危機「陰影」的籠罩下，杜氏咨文的第二部份，是關於如何防止美國的通貨膨脹危險。他承認自去年六月迄今，全部生活用品的價格平均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二，並稱：物品的批發價格平均上漲了百分之四十。他警告於「若不再採取步驟以止通貨之膨脹上漲，我們將招致經濟災禍」，從而「使人民對我們自由企業制度的信念，發生動搖」。但是杜魯門所建議的物價管制步驟，是既反動而又矛盾虛偽，決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問題。因爲，第一、他所建議的對若干稀少而又基本影響生活費用或工業生產之製造品實行限價（規定最高價格），是以同時規定最高工資限額爲條件的，即是說，在工資凍結之下，大部物品可自由漲價，而且過去時期中價格工資的下跌，反而因此合法化。第二、杜氏此項建議，是從挽救獨佔資本免於經濟崩潰以及帝國主義侵略利益出發的。杜魯門在七日招待記者會上，強調物價管制與援歐之聯系時說：[illegible]由此可見，杜魯門之物價建議，是與奴役法意等國人民有關。

齊里亞庫斯演說稱：英美人民希望和平

力斥英美對蘇採用「強硬政策」

（據塔斯社紐約廿九日訊）英工黨左翼議員齊里亞庫斯，在美蘇友好協會慶賀蘇聯十月革命三十週年及美蘇建立外交關係十四週年的宴席上發表演說稱：我在美國逗留時間，目睹一般對戰爭感覺之恐懼心在增長。他力稱：英國人民美國人民與蘇聯人民一樣都希望和平。齊氏斥責邱吉爾所提倡而爲杜魯門及英工黨政府所奉行的對蘇「強硬政策」說：這種「強硬政策」，違反聯合國組織的原則。齊氏繼稱：邱吉爾不能代表英國人民說話，並且不能代表英國人民擔負行不通的義務，即當美國以其「強硬政策」冒險發動國際戰爭時，英國爲美國的同盟。他說，英國工人決不會作保守份子的炮灰，在任何情況下，他們不願與蘇聯及東歐各國工人作戰。齊氏對馬歇爾計劃評稱：「這個計劃引起歐洲的緊張局勢」。

聯大政委會討論西班牙問題　民主勢力獲勝

（綜合報導）十二日，聯大政委會以民主勢力的勝利，結束了西班牙問題的討論。會議建議聯大重申去年決議，並認爲安理會於必要時，將按照[illegible]帝國主義[illegible]聯大決議（即不准西參加聯合國與召回各國駐西使節）的企圖，至此乃落空。在十一日會上，波蘭代表宣佈：「恐怖仍統制着西班牙，自去年決議以來，在西班牙已有一百九十七人被殺，一四千一百零六名男女被捕於獄中。」波蘭請大會重申去年決議，並建議安理會制止西班牙現存局勢。捷代表強調外國對佛朗哥之援助，使人記起了慕尼黑。蘇代表葛羅米柯譴責美、英、阿根廷等國公開支持佛朗哥法西斯政權，說美國由私人貸款給佛朗哥，以裝備供給西班牙的[illegible]。美國企業與西班牙保持密切聯系，英對西輸出，今年八個月約等於一九四二年全年的一倍半。葛氏揭發英美政府正企圖使這些行動合法化。支持波蘭建議的有蘇、捷、南、白、烏克蘭、印及某些拉丁美洲國家，[illegible]西班牙政府[illegible]。結果美英的反對[illegible]，政委會通過了目前的折衷案。

拉丁美洲勞工聯合會宣言　堅決保衛和平民主

（紐約訊）擁有四百五十萬會員之拉丁美洲勞工聯合會，頃經由其機關報發表宣言，號召拉丁美洲一切進步力量，爲公民自由及國家主權，奮起進行不妥協的鬥爭，以反對美帝國主義摧毀各國公民自由及國家主權的計劃。宣言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獨佔資本更無恥地阻止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實行其理想與願望，它拒絕給南美各國以工業貸款，使他們能附險對美國獨佔資本的依賴，但卻爲了軍事目的而提供貸款，價就大大加劇了這些國家中的經濟畸形與物價的高漲。宣言又稱：美國獨佔資本鼓動巴西、智利及古巴的反勞工運動，並[illegible]的利益服務。[illegible]他們對拉丁美洲各國政府與經濟的[illegible]會領袖，企圖在美國勞聯的支持下，建立反動的泛美勞工聯盟的計劃。宣言最後指出：拉丁美洲的進步團體，決心爲反對美帝國主義的計劃，爲反戰爭販子和保衛國際和平及人民民主權利而鬥爭。

簡訊

（紐約訊）「進步公民協會」於國會特別會議召開之際，向報界發表聲明稱：美國的救濟計劃，必須不干涉他國內政，與受法西斯蹂躪的國家有優先權的原則。聲明並主張美國應經由聯合國機構，執行長期援助計劃，成立新的國際執行機構。聲明力稱：「爲強權政治服務的救濟計劃，必須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失敗」。

神木記實

賈展謝

窟野河畔的神木城

神木城四方四正的伏臥在窟野河東畔，這支河由伊盟草地流來，在草地裡叫做烏蘭木倫河，寬闊的河床，含促的流沙，據說是不宜河路走不可任意橫渡的，城的北面就是古蹟長城和一道低矮的蒙漢邊牆，城的東西兩面聳立着石山，峻峭險絕。城周很少耕地，因爲城的週圍大部份被沙丘和沙漠佔據着，城內的市民，多是跑草地的「邊商」和氈、毯、皮等手藝工人，綏、寧、蒙地大批的羊絨、皮貨，經過這裏轉運到天津等城市去。

逃亡自殺的慘象

神木城的居民，多年來曾飽受着蔣匪軍和當地土豪劣紳的壓搾：什麼「國民三軍」、「挺進軍」、「騎二軍」、「先遣軍」、「八十六師」，還有河南人民指如災禍之一的「湯恩伯軍」，他們或「過境」，或「駐防」，或流亡至此，對於人民的災害都是數不清的。

在蔣匪的統治下，滿街的商店已有多半數倒閉。今年夏天，一[illegible]要賣一萬五，一斗麩子要賣二兩，一斗小米已漲到十五萬！豆腐細的豆腐賣不了，豆渣卻被撿買着；挖苦菜要到三五里以外。人民被生活熬煎着，還要終日挖城修城，手藝工人因失業，大多逃亡出去了。他們走時，怕惹事非，竟不敢告給家裏一個定地址，木匠郭建科以作路費，[illegible]了升半小米作路費，有的[illegible]了妻子；羅販劉超台去年丟了老婆，今年又把十二歲的孤子拋在街頭，[illegible]人上吊自殺；挑水工人老婦，無依，逃荒投井；鐵匠姚二有斷柴無法，老婆嚇着他跳進了窟野河。以提籃爲生的王長歸，患病失業後，爬臥在大街乞食，終於生了死的念頭；他攔住過路的一個人說：「你把我扶到東山上去吧，那裏一個人欠我一筆款，要到手對半分。」當那人把他攙到山頂，他即跳崖而死……

抗糧與反飢餓的鬥爭

飽受苦難的神木人民，對於蔣匪官家，曾進行過激烈的反抗。今年五月初二——這是神木城人民不會忘記的日子，當時，正是市黃不接，旱象已成，人心危危的一個時候，楡林蔣匪軍部派來了一個胡官——限三天繳齊山貨的胡官，專門坐催軍糧，只是消息傳出的時候，神木的糧價日漲一萬，五天之內，一斗小米已由五萬漲到了十萬。這位縣官在神木召集了會議，宣佈了限期三天的命令後，糧店家家關門歇業，到處買不出一顆米來。五月初二，城關群眾二千多人，擁向縣府官的住處，要求緩徵軍糧和維持市面，[illegible]在衛士荷槍實彈的護衛下，橫眉冷眼拒絕群眾要求。群眾巨流隨即轉向縣府，蔣匪縣長盛怒而出，大罵群眾[illegible]，說什麼：「你們倒餓的死嗎？樹皮草根都還沒有吃哩！」群眾沒等他說完，便轉向南街張家糧店去搶縣長和縣府官員的存糧。當群眾打開店門，正向掌櫃交涉時，蔣匪軍營長朱鴻高跑來了，一聲吆呼，掏出身邊的盒子槍就打，群眾即一擁而上，把他按倒在地，這時，大批的軍警開來了，群眾當場被捕十餘人，但人民力量是可畏的，蔣匪縣府不得不自五月初三起發了幾天所謂「低價糧」，以緩和人民的反抗情緒。

神木人民走上了翻身大路

城裏的人民是熟悉共產黨的，他們曾受過蘇維埃運動的震動，也多交往過我邊區人民；十月三十一日，我軍進城時，他們自動[illegible]。現在，人民政府的敵產處理委員會已將一部份財物分發到市民手裏，豪紳地主和搗「馬棒」、剝「黃虎皮」的蔣匪爪牙，再也不能行兇了，神木人民正走上了翻身大路。

地主心腸的展覽

翁雨

五寨四區農民代表會議開會時，代表們從各村帶來許多地主的罪行證據。臨時舉行了一個小展覽會，在這個小展覽會上，可看出地主階級毫無人性的毒辣心腸。其中幾件最引人注目也最痛恨的東西，開列於下：

收租的「加一斗」

加一斗——前九王城地主楊修群的一隻舊斗，比普通用的斗大一升。這是他向農民收租起債用的斗，斗上寫着「己丑年置」，算來這隻斗已用了五十八年了。農民代表們看了以後說：「這隻斗，每盤一斗，就多一升，五十八年了：這隻吃人的斗，不知額外剝削了咱農民多少血汗啊！」

十四兩秤

十四兩秤——前五王城封建富農薛科的一桿盤子秤，只夠十四兩。薛科混入我新政權後，曾充當主任代表和合作社經理等職。他用這桿十四兩秤，不但剝削了群眾，而且對過往軍人，也是用這桿秤稱給公糧。他當主任的時候，凡是過往軍人住在五王城，滿頭大汗的跑了一天路，還被他剝削二兩米。

「化形被子」

下關村地主路二人，有一床被子。從外表看，這床被子是綢做成了，可千補萬綻，均是些破爛不堪的破舊布納成，可是扯開一看，裏面是一床新花被子。許多人都說：「哎呀！裝窮裝到被子上了，今日才認清了化形地主。」

一包毒藥

謀殺農民的毒藥——曾殺害過三個農民的楊家坡惡霸地主溫二蠻，被群眾鬥爭處決後，他寄居在崗嵐的哥哥溫[illegible]女，秘密回到楊家坡，企圖向農民報復。該村民兵在村中井旁把他扣押，從身邊檢查出毒藥一包。當時將毒藥和在麵裏餵給一條狗，狗吃後口吐白沫，立即斃命。地主的心有多麼毒，假若未發覺把毒藥丟在井裏，全村人不是就沒活命了嗎！大家並相互警惕着說：「小心地主謀殺咱們，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治凍瘡法

冬天來了，現介紹幾個簡單有效的治凍瘡法：

一、開始凍的時候，拿冷水或是雪水洗擦發腫痛處，然後用乾手巾擦擦到發紅爲止，覺得患處發烘熱和好。凍了千萬不要烤火，烤火會紅腫，流水起泡，同時也不要在腫處貼膏藥，否則會抓爛。

二、可以用蔥或[illegible]，用刀切成片，在凍的地方擦。要是已經凍了好幾天，或發起紅腫來，就用嫩松樹枝或茄秧子（茄稈子）熬上水洗。再就是用一把辣子[illegible]，加上花椒十來顆熬成黃色水洗，也有效。

三、要是起了泡，就拿一根長頭髮用鹽水洗淨，穿在針上，在酒[illegible]泡一下，[illegible]在泡上，[illegible]再用嫩松樹枝或米柴[illegible]熬的水洗，然後再用棉絮或[illegible]燒成灰化在麻油裏，[illegible]放在火上熱，冷後塗上去，用布包起來，慢慢就好了。如瘡已[illegible]，可用溫鹽水洗淨，後再塗上[illegible]、棉油或棉子灰油。